□ 12
3764
82

D12
3764
82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立政第二十四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乎休茲知恤鮮哉（說文攸迮也書曰常攸常任段云壁中文孔讀爲伯準漢石經作辟綴楊雄雍州牧箴崔瑗北軍中侯箴作贅後案鮮當作尠）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其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茲此五官美哉　傳曰常所任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王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

後案據應劭漢官儀揚雄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如漢侍中

木下中也氏
1991.4
贈寄
91-115

之職　謹案準人如傳說則周爲司寇漢爲廷尉也葢古者
諫無專官漢以御史大夫爲三公或改名司空其準人之職
與常伯益三公兼分陜者常任葢六卿牧爲諸侯之長入爲
卿士亦在王左右故下並稱三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繴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　孫云競彊也繴
呼也俊髦也忱誠恂信也九德之行卽皋陶所陳畢以田云
二迪字當訓爲適迪卽由字由適也亦語詞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宅度
古通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上漢石經有
不訓順通王觀察讀義爲俄　亂字莊云丕當作
衰也謂奇衰之民也今不從

謹案謀面言以貌取人用不順德以居三事則三事多非義
人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莊云弗佛通戾也多方謂
弗句往徂也君所任使　之墜墜亦戾也桀德惟乃
亂世所用無常人也後　往來也言往任不言常任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俊當作俊字形相近而誤

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莊云三有俊之俊今文作會下三有俊心
傳曰三有俊剛柔正直三德之俊　後案詩三英粲兮毛傳
漢石經作會孫云陟同勅丕語詞釐理也

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烏乎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啓說文引作忎嬈也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　謹案羞刑暴德謂任刑棄德庶習逸德謂貨利聲色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莊云欽嚴也嚴同聲轉注字本通也夏古文作𡍮與會字相近故以會爲夏卽上三有會也式商言法湯之大法也乃俾我有會式商句受命奄甸萬姓句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俊漢石經作𠔃會台也聚也言俊乂今皆聚于其官也上三有俊下俊有德之俊同東晉古文以三宅三俊相對改會爲俊不知三俊乃言會于三宅之俊本不與三宅並舉而言傳又誤解三宅經義益晦矣說文焯明也周書焯見三有俊心或據此以駁石經然說文亦有傳寫之失以大義求之石經爲長段云灼焯同音假借字莊云論語卓爾之卓當作焯附記於此

謹案賢俊者上帝之心也文武能官人所以事天治民卽夏王之顧俊尊上帝也傳以郊祀建侯解之於義儉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王伯申云政正通官之長也下凡言立政者並同皆謂建官也　謹案古者官制六卿師保四輔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常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卽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說非周初官制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　謹案小尹句左右攜僕百司句

謹案虎賁掌宿衛者綴衣掌衣服者趣馬掌王馬者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

庶府大都小百藝人表臣百司

謹案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者周官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

謹案周官大史副二大宰尹伯對上小尹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大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眾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謹案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是也

夷微盧烝

謹案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者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夷狄無大夫本此義

三亳阪尹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　謹案三亳究不可考鄭泥阪字以爲山險之處分爲三　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雜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漢石經殘碑有

王維厥度心乃六字蓋今文無克字
凡古文宅今文作度莊云俊當作會

謹案常事司牧人謂三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謹案訓順通

傳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謹案庶言者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者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愼者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於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違之言夫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愼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聽言亦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此漢石經作茲基作鼓今文省土也王伯申云古並普聲相近並普也率聿通詞也

謹案敉撫也安也替廢也謀心也容寬也言武王率循文王安民之功不敢廢其議勝之德循其心志順從其寬容覆載之德以徧受此大業也

烏乎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莊宗伯云丕不通讀若否我其克灼知厥若否句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勿論衡引作物後案謂災物也句屬下讀

傳曰大曰政小曰事　蔡氏曰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事此任人之要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孫云乂艾通相也

謹案末終也成德之彥即九德之吉士也

烏乎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漢石經殘碑旦以前人之徽言後案徽言精微之言亦微言也

謹案正長也即有司之牧夫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謹案自古夏也宅度也　孫云由用也繹敶通終也乂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漢石經殘碑訓德是罔顯

哉厥世無于字在作哉古通東觀餘論

同莊云訓順通哉載通訓成也在終也

馬曰憸利佞人也　孫云顯光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說文論問曰勿以諭人無其字段云壁中文諭乃今之驗字古文多假借也釋文憸又作忺孫云說文憸詖也忺疾利也諭憸忺恫

音假借字國說文引作邦勤
勉力也小徐本讀與厲同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
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齊語方行於天下韋昭注方當作橫
經殘碑耿作鮮書大傳洛誥孫云方旁通溥也段云橫充也漢石
之大訓覲作勤耿作鮮洛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馬曰詰實也　後案王制九州方三千里鄭注以爲殷制周
東觀餘論亦引鮮光段云今文如是
公相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九服亦方萬里以要服之內方
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　謹案周公以周家忠厚
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
著詰兵之訓於勿誤庶獄之後示戒深矣然觀光揚烈所謂
耀德不觀兵也祭公謀父之詩書眞善述先訓者哉

烏乎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
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謹案敬於
遝字禮服問上附下附
附列也鄭注等比也
傳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後案左氏春
秋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
內以寰內侯爲卿士也國語已姓有蘇顧溫董則蘇公已姓
也　謹案言蘇公能矜愼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
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
無造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天下亡矣敬
愼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檗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七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顧命第二十五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律志引作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段云今文釋文懌馬本作釋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至此三十年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後案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劉歆三統術以爲十五日孔傳以爲十六日下文甲子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考其何日矣

甲子王乃洮頮水說文沫古文作頮段云今本說文多誤作湏脫収字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　謹案虞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

違失事四成王疾困馮几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
更作濯以從其非是鄭本訓洮爲濯同音假借字也虞云洮
字虛者以洮爲類之重文後錄書者旁注之字欲衍之也此
條虞義爲長

相被冕服憑玉几 說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
讀若馮段云凭本字馮假借字憑俗字衛包所改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漢書人表彤伯作師伯虎臣作龍臣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爲司馬

王曰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
所封武王母弟御事蓋羣士也 傳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
宗伯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
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謹案畢公名高
毛公或卽毛叔鄭閻據左氏五叔無官以爲或鄭之子稱公
者天子三公也蓋畢公嗣周公爲大師分陝之職毛公爲大
傅也 莊曰毛伯彝王孚嗣孫左氏毛爲文昭故曰王孚毛
伯嗣世爲諸侯故曰嗣孫

王曰烏乎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
訓命汝

孫云漸劇也幾危也病疾加也臻至也爾終也誓謹也審詳
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逢漢石經作通集作就莊云案說文引在夏后之詷在夏二字宜屬上讀奠麗陳敎則句肆肆不違句段云小徐本說文無夏字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謹案言文武相繼宣昭重離之德奠民之附麗陳民之敎法勤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集大命於中夏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篇懋愚也疑也說文借慤作讋讋訓誕非詷義也釋文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按論語孔安國注侗未成器之人也釋文音通說文大也音同意異是說文不以侗爲本字也後當从說文作后言繼體之君也詷訓訓讋讋訓愚謙詞也迓當作禦後案祭統設同几注同之言詷是詷即同也孫云今本作侗假借字

謹案庶徵之極備極無皆天威也言予沖人敬修人事以禦天之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冒馬鄭王作勖貢馬鄭王作贛馬曰陷也莊云貢當作贛愚也冒贛句于非幾茲句非當讀爲棐備也

謹案夫人言羣臣冒貢言冒沒愚戇也于往也棐備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皐陶謨曰惟幾惟康又曰惟時惟幾謂輔之於微也茲詞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莊云茲字屬上讀郎段云翼當从漢律志作翌釋文馬本王上有成字段云漢律志同既當从漢石經作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漢書古今人表仲作中毛作髦莊云說文爰引也與援通

俾爰句逆子釗句宗當作崇終也段云蔡邕與引注翼作翌恤宅作卹度今文也

謹案俾爰者扶掖之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蓋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苦有疾亦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呂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千戈者呂伋之佐南門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於位爲寄公國賓出蓋成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於南門之外翼室路寢之東夾室有梁閻曰

丁卯命作冊度

孫云冊以書成王命度法制也蓋謂喪儀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須江氏聲据玉藻注讀爲頒狄翟通莊云狄設句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謹案相郎相被冕服之相伯長也伯相郎太僕正射人師也士其屬也頒材者爲大葬之用記曰虞人致百祀之木狄者樂吏之賤者也狄設者郎下牖扆至次輟諸事也

牖扆綴衣牖開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扆漢石經作衣周官作依明堂位作斧依古通段云嚮俗字當作鄉篾俗當作蔑說文引作布重蔑席讀與蔑同

馬曰蔑纖簟　鄭曰蔑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

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王曰蒉席織蒻苹席蓋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疏曰禮天子之席三重此牖閒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則繅席畫純其下則莞筵紛純也周禮天子有左右几諸侯惟右几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斧謂之黼鄭云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周禮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　孫云此綴衣即中庸設其裳衣此重篾席上下不異故鄭云不用生時席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馬曰底青蒲也　鄭曰底致也蒉織致席也　王曰此旦夕聽事之坐　謹案爾雅釋宮東西墻謂之序釋魚貝之種類有八郭注今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皆文貝也江氏聲以綴純當用官績純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　王曰此養國老饗文王世子養老於東序燕禮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之上西鄉後案文王世子養老於東序燕禮小臣設本也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雕玉仍几

老饗羣臣之坐　後案文王世子養老於東序西鄉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西面王所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釋文筍徐云子竹也子竹筍不分後人別作筠

馬曰筍箬箬　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　王曰此親屬私燕之坐　後案祭

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燕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 說文宀部宗藏也从宀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宗赤刀段云壁中書作宗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又云文選褚淵碑文序作野李善注引洛書天淮聽作杼今文段借字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

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傳曰越於也

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僕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

玉磬

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鄭曰大貝者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鼗鼓大鼓此鼗非謂考工記鼗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莊云路寢之制如明堂皆五室室之有北戶者曰房南有戶牖北有牖無戶者曰室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二室曰木室火室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木室卽東夾室水室卽西夾室中堂

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
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考
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考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
之制恐未然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段云輅經傳皆作路此字衛包所改綏周官典路注引作
賛錢氏辛楣云說文無轟字當用壿字後漢書劉伯升傳
注塾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段云說文無塾字而垙字注堂
塾也益許君以埻訓垙今失人以門牆之仲出者謂之門垙
頭又以箭垙頭爲埻頭埻之允反莊云門側之堂謂之埻益
士夫之家塾北向則直廟堂南向則直廟門內有箭垙子弟
以習射焉天子諸侯則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戒子孫也天子
諸侯路寢門旁之左右壿直賓階阼階如壿中階平而不切
直射侯故射侯
後世名箭壿也

鄭曰大路玉路賛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
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
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　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
常故不陳之　後案馬以綏路爲金次路爲木惟不陳革路
王肅僞孔同之與鄭異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惠牀蓋斜刃宜戞刈　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
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
而
誤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卽今之句子蔑　傳曰堂廉曰阹　莊云今本說文誤以阹與阺爲一字異體爾雅落時謂之阹戶樞也說文阹廣阹也从臣已聲此經當从臣不从戶傳曰堂廉曰阹是也古者天子之堂內階其堂廉有似八兩頤內陛似口故名堂廉爲頤也　謹案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蔑有枝兵也詳戈蔑圖考上刃刃向前

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後案鉞俗字說文作戉鄭曰劉鎩今鑿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一人冕執戕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鄭曰戕瞿鎩今三隅矛　後案說文垂遠邊也鎩東西夾旁之兩廉也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鋭說文引作銳云侍臣所執兵也段氏據雅玉篇廣韻無銳字疑說文此條爲徐楚金增入鉞讀如兌

鄭曰鋭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舊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傳曰側階北下疏曰側猶特也　謹案鄭以爲東下階據明堂有九階之制傳謂北下卽禮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之制自小寢適路寢必由側階當以傳爲正也王自翼室易服由西戶至東房降側階下堂由賓階隮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後案說文阜部無隮字詩書之隮當作躋謹案石鼓有隮字是籀文小篆作隮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由西階升不敢當主　後案周冕服九章黼裳當其弟八司服注毳冕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當是毳冕之裳刺黼黻二章者下蟻裳彤裳皆無文疏云暫從吉不純如祭服也　謹案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由賓階隮則鄉殯而即祭主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後案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卿西面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在中庭之南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隮注云同瑁是古文畢卣字之訛詳五經小學述

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虞翻別傳云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弟一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益闕之義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　後案鄭注闕略推其意同蓋圭瓚盛鬯酒故以爲酒栝也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　孫云白虎通說圭瓚秬鬯取金精玉德芬芳之意以銅因玉瓚飾金爲名江王說是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莊以御王絕句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

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莊云命女嗣句訓臨周邦句君

文率爲燮大爲天下爲以率大卞爲句無循字衍燮和天下卽率循大卞重今文以下爲燮也燮與變形相近隸古定本或以卞字釋變字轉寫者譌爲燮耳率循爲轉注循順爲同音段借循燮卽節哀順變之意詳經意當衍率字燮字謂順大變和天下以天下爲重用對揚文武之明訓也

王曰大卞大法　謹案繼體之君稱后謂成王末終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忘天威謹

古能而通用壁中古文益作而孔安國讀爲能也而字當衍案

謹案忘戒也卽敬禦天威之義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同白虎通作銅莊云同瑁作舁下同字皆作舁江氏聲云宿當作酋說文酋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酋象神歆之也春秋傳曰無以酋酒案酋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王孔並同馬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宿

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後案酢當作醋酬酢字隸楷互錯莊云二同字皆當作舁下同

謹案上宗告神饗也傳謂讚王曰饗福酒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疏因增出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諸儀江氏聲據士虞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謂勸彊王嚌酒皆非也疏又引祭統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則是

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璋瓚可特名璋也以醆者既亞獻則自醆也周官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醆也注謂臣獻尸尸不酳臣臣自醆也茲成王未葬不立尸雖異於吉祭亦必自酳傳謂報祭曰酳酳訓報本爾雅不得訓報祭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謹案宅當作託奠嚌也）

祭案此言祭謂奠之地也太保既亞祼自醆將飲福酒復祭之地也說文嚌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嚌之眾賓兄弟皆啐之鄭注嚌至齒啐入口此則嚌而不啐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莊云收當為以字形相近而誤以諸侯出句廟門俟句）

謹案大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門雉門而於文王廟門俟者俟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於廟周公宗祀文王為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於是行焉傳解收為有司徹解廟謂殯之所處皆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為一篇馬鄭王本以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後案馬鄭王本為孔氏之舊今本乃東晉妄改謹案當從伏生本）

謹案應門之內謂治朝之庭中王以成王在殯未可之文王廟行受終之禮故出畢門至治朝之庭辭諸侯也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皆布乘黃朱賓稱丞圭兼幣（白虎通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繡亦謂諸侯也段云此今文異文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段云蓋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鄭曰此幣圭以馬薦玉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

後案庭實惟國所有不在圭馬璧帛之內傳非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莊云嗣當誤詞辭古今字也于義辭句德答拜句作詞字之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　莊云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

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　說文羙或作詉或作諈古文作羙進善也

馬曰羙道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敷政也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謹案寡當爲宣易巽爲寡髮虞翻本作宣列女傳以邶相近而誤也陳氏奐曰顧聲之誤也此取篇末二字名篇馬鄭本言如此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謹案張皇六師卽立政克詰戎兵之義成康之間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安樂則怠惰忘創始之艱難四夷強侯將有不軌之志則文武之鮮光大訓幾敗壞矣故羣臣進戒嗣王首以天黜殷命文武之大受善道在能撫安西土成王終協賞罰戡定武功以施於子孫而要之以張皇六師無忘宣重光之訓也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亦此義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 疏曰大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曲禮疏曰顧命成王殯未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 孫云既稱予一人又稱名亦以未踰年故 謹案古者三年之喪君不言此誥亦史臣所作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莊云丕平句富不務咨句釋文馬讀底至齊句

謹案丕平言致太平也務猶言當務洪範曰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咨言文武致太平錫福不及於用咨謂善人是富也底止也齊中也訓順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孫云綏說文作緌繼也

王觀察云在謂相顧在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孫云恤收也

若善也鞠稱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引此無反字

鄭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謹案白虎通曰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卽位之禮禮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董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又案先王既大斂嗣王受冊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繫辭喪卽祭主位告祭之禮視朝夕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於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益周公制文家法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曰大祝禱祠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
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
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大宰大祝皆裨冕是
無於禮者之禮於經禮有變也得援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之
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在必不爲此非禮
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於節哀順變因時制
宜之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檠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南菁書院

費誓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說文作柴鄭注周官雍氏禮典疏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以爲在呂刑前今从鄭費徐廣云一作鮮一作獮書大傳作鮮段云許鄭用古文史記用今文鮮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肹音近徧包用索隱柴即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其實柴在曲阜東郊費去曲阜且三百里索隱非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徐周禮雍氏釋文劉昌宗本作郻音徐說文郻郻下邑也魯東有郻城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柴地之民　傳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後案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又曰戲彼淮浦王師之所僖十三年左氏淮夷病杞故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淮夷來求春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淮夷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之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北者也魯頌淮夷攸服又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云遂荒徐宅是魯世有淮夷徐戎之征也

善敹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 說文支部敹擇也从支柬聲周書曰敹乃甲胄网部罢从网米敽繫連也周書曰敽乃干讀若雕反段云古音讀如獬說文支部也謹案說文無善字是也弔遬也弔至也至敹卽淑字皆借叚爲之善也敹史記訓陳

鄭曰敹謂穿徹之敽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段云礪古作厲鋒說文作鏠

今惟淫舍牿牛馬 說文牿牛馬牛也鄭引今惟牿牛馬脫淫舍二字

鄭曰牿爲桎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足使不得走失 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牧放 謹案傳用說文義與鄭異鄭是也

杜乃擭敔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 釋文杜本又作部敶閉也敔塞也二字 敶後案說文支相連則說文作敶也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

女則有常刑祇史記訓敬徐廣曰一作振釋文商徐音章後案商章古通說文商从外知內也从內章省聲

鄭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　傳曰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女則有此常刑　疏曰僖四年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後案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注同易睽初九云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也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晉有董逋逃之法楚作僕區之法說文匸藏也品眾也品在匸中跨區藏匿也僕臣妾也亦隱匿逃臣之法　孫云臣妾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疏云古或以婦女從軍

是也公羊何注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卽厮役也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亾失曰攘

甲戌我惟征徐戎畤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段云峙當作時爾雅其也卽說文偫字之義糗糧說文引作餱乾食也糧說文引作粻字謹案史記逮訓及或爲下文多字異文形近而誤

馬曰大刑死刑　傳曰乏軍興之灾刑

魯人三郊三遂遂史記作隧謹案卽閾之省文國語晉文公請隧韋昭注請六隧之制蓋欲作六軍也

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

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疏曰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爾雅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　後案小司徒疏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賦不止則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竟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曲附王義皆非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女則有無餘刑非殺（段云供當作共）

此俗字衞包所改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傳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峙埋之屬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橐不殺之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鄭曰茭乾芻也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柴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爲伯禽卽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帥師

伐之于肹作肹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云據說文魯東有郑城郑爲徐之或體魯世定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謂說文郑邾之下邑在晉東紀年亦謂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擊標相聞故曰東郊不闢成王周公既平東土乃以青兗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以施干戈難以靖故春秋時齊晉強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於吳楚其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惟

粊誓泰誓二篇粊誓雖在周初視商誓甥誓周公成王之誓則編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之書中爾曰此周書變書之始志荆蠻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荆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沒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享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序粊誓志徐夷之並興以卜其終滅於楚上繼蔡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於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即春秋寓王於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亦曰書亡然後春秋作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八終

仁和邵順錫
桐城姚永樂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九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呂刑第二十七　周書十八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謹案大雅崧高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故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出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即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也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

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誠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
戚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攘皋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
上葢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呂侯或呂伋
之子若孫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
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柴誓不以次囧命明此
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移之豈知編次之
旨哉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耄本亦作鼃段云說
鄭注引作旄漢刑法志作眊古通用大宰大司寇鄭注刑
上有詳字釋文度待洛反馬如字云法度也莊云詳祥通
傳曰穆王以享國百年眊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疏曰
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謹案

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卽呂侯所造
之贖刑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也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
始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
究奪攘矯虔潛夫引此鴟作消奪說文引作敓大傳
同矯周官司刑鄭注作撟漢武詔同

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輕也 鄭曰蚩尤霸天下
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盜賊
狀如鴟鴞抄掠良善劫奪人物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
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緇衣引甫
靈作命段云命乃令之誤古靈令通用墨子引呂刑弗作否
靈作練制以刑作折則刑虐作殺段云靈練雙聲練亦訓善

折制古
通用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効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曰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後案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九黎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最精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三苗九黎無涉況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也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堯典疏劓刵劓刻夏侯等書云臏宮劓割鄭敳黥段云刖當是刵之誤傳疏刵在劓上鄭本同今本劓在刵上衛包所改敳作椓劓作黥亦衛包所改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謹案并制罔差句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也　謹案麗刑周官所謂麗於法也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自古及今皆然并制罔差者如李斯之具五刑不分差等故曰五虐辭罪狀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論衡漢書敘傳作湎湎紛紛今文祭公解作芬芬後案泯在說文新附古作湣杜子春小宗伯注讀湣爲泯是也芬棼紛同

傳曰民瀆於亂政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於信義以背盟詛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戮論衡引作僇方作旁上帝作天帝
少上字後案腥當作胜从星別一字

後案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於天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釋文君帝宜作皇字帝堯也案君帝對上帝而言此謂顓頊下謂帝舜於周法宜稱帝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今文當從者也墨子尚賢篇引羣后以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亦當從者也墨子下民下脫鰥寡二字有辭於苗作有辭有苗曰有卽於也鰥寡謂下民此舜伐三苗事也帝清問下民鰥寡句有辭於有苗句二句接罔有降格下逮罪子作四棐作不無作不古棐皆作非非常猶非彝酒誥言

紂之惡亦曰非彝此非常謂有苗也正義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是漆書本亦同墨子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句棐常鰥寡無蓋句清鍾緜傳引作親釋文馬曰清問清訊也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言上過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論衡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　傳曰乃報爲虐者以威誅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畏表記引作威墨子同段云唐以前不通聲音訓詁者改作畏不知於衞包也

表記引此云非虐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曰德所威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釋文折馬鄭王皆作悊馬云智也後案命墨子作名古通降作隆古音同殷作假形相似而誤段云折大傳作折蓋古今文同作折而馬讀爲悊也墨子作哲陶潛輔錄作制正如論語魯讀折爲制也

書大傳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漢刑法志云言制禮以正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謹案伯夷呂侯之祖也明刑者皋陶之功者也舉伯夷以攘皋陶之功且加於禹稷之上呂侯之目無周室欲代王爲政也此義幼聞之於莊味經宗伯宗伯云成親王神解此其一也　高郵王氏曰廣雅農勉也大戴記五帝德作務勤嘉穀務亦勉也左氏春秋小人農力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經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後案楊震傳震

孫賜辭延尉曰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蓋亦作爰僞孔妄改作士非也衷中通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莊云棐音徘棐亦讀非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表記引罔上有而字身作躬王伯申云擇讀爲斁斁說文作譯敗也而女也

傳曰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王伯申云訖終也富讀曰福威福相對言非終於作威惟終於作福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莊云緇衣引播刑之不迪鄭注
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既引康誥言
愼刑又引甫刑證褻刑不非衍字鄭以古今文皆脫不字而
不察耳上兩言刑之中
此五刑之中五字宜衍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
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烏乎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釋文曰人質
反一音曰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後漢書楊賜傳引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莊云今文尚書當從之東晉古文以俾我絕句誤也馬本假作矜亦非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
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蔡氏曰非終惟終卽康誥大罪非終小罪惟終之謂畏威古通休寧之也言我雖威之爾惟勿成我雖寧之爾惟勿寧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王伯申云休喜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
非刑何度非及釋文吁馬本作于於也後案墨子作於有邦有土史記作有國有土莊云士義勝或古今文異非及墨子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非及也以義求之非人當從今本不及當從墨子史記之道可及也以義求之非人當從今本不及當從墨子史記作何居非其宜與是度爲宅訓居及訓與也墨子作訟刑又作而安百姓訟當爲頌古文以爲容字頌刑者寬刑也釋文

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作傳者誤會史記改與爲乎訓及爲宜失之矣後案祥鄭作詳古通鄭曰詳審察之也見後漢書劉愷傳注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于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後案五過卽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幸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釋文來馬本作求

馬曰求有求請賕也 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 後案馬云云者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兼二義言之傳作來非也 謹案惟宮者畏其高明也惟反也者謂有意反案故出入囚辭也惟內內讀

如納謂深文周內也惟求謂涜人求請也四者皆枉法與受

賄鬻獄同科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刑法志元帝詔引克作核古音同段云古今文之異傳訓能非也孫云核又通覈

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莊云言五過不犯此五者則所謂刑疑罰疑也

鄭以爲過不赦非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史記孚皆訓爲信貌史記作訊說文引作

緇旌絲也聽據王制注改疑莊云今本作聽義史記具訓共

莊云簡誠也言五過之疑必誠信于衆無微不察故訊于衆

而白察之然後入于疑而赦之無其誠不可以信于衆則不可以入于疑疑與信相反而一以誠誠卽情也　孫云言無情者則非疑獄也亦不可輕出入罪當具儼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鍰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平準書索隱云大傳作饌

馬曰鍰鋝也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　傳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　謹案今文夏侯等說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百鍰爲三斤考工記冶氏注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

銖爲太半兩也舜典疏古贖罪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兩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比附　後案今以白金一幣銅四百六十斤十兩有奇價直白金百二三十兩金黃金三斤直白金千兩古文家以百鍰爲銅三斤可贖黥罪千鍰爲銅三十斤可贖死罪則太輕故馬鄭許王孔皆用今文說說古文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惟倍史記訓倍讀徐廣曰一作踵五倍曰踵此云此似倍差義

傳曰倍百爲二百鍰

刖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段云古文刖今文作臏鄭云周改刖爲刖刖說文作跀

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傳曰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六百史記正義一作五百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疏曰實則刑之疑則罰之　謹案傳意言疑則赦之實則罰之疏非也　後案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爲三千孝經同此數也　江氏聲曰墨則倍于周初宮與大辟皆減焉此詳刑之意也　孫云罪之條目各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煩輒刪除之今令甲猶然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周官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如今時決事比也疏曰成邦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　漢刑法志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四辭及決獄之辭也　朱云僭差也亂辭糾紛難理之辭兩造互相攻詰是亦易淆惟心無差忒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推而用刑罰亦無行矣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孫云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若已蠲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指手足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段曰挾今文也如策字隸多作筴謹案適策爲支之入夾夾皆侵之入古音之亂多由隸變也　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後案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謹案蔡氏說以康誥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下刑適重上服也大罪非終乃惟眚乃不可殺上刑適輕下服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

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後案大傳說呂刑云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難也是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大傳說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後案尉繚子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　大傳敬作矜折作哲漢書于定國傳贊作哀鰥哲獄段云矜鰥古同音通借

大傳說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舉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又說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莊云咸庶中絕句

莊云咸悉也明啟刑書相占驗詳悉庶獄成之得中者以正其刑罰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謹案獄成而信必使罪人輸其情而信也其刑上備謂具其
爰書上之王府有并兩刑者如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
之異于苗民之并制罔差也亦并上之爾
王曰烏乎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已曲彼搆辭誣人特難
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　孫云能
明察一偏之辭其聽於兩造之訟更無不中矣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莊云家古通嫁高
誘國策注嫁賣也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說文
引作詘
謹案府聚也辜罪也功公通事也言寶獄貨者必枉法枉法
必叢罪事上亦以眾過報之上言五過之疵此獨申言惟貨
蓋賄尤易犯且方訓贖刑恐人引比輕重鬻獄尤多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
天下莊云非天句惟人
句命天宜作天命
謹案惟罰非天不中惟人者言罰罪不奉天命不用中聽則
民無所措手足畏威通言當威之也在天命罰不極極究也
在天討當究極之而故縱之則民亦無所措手足矣言用法
當準乎天理不可意爲輕重出入　孫云王罰不中則眾民
無有善政在天下

王曰烏乎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五極五常也　孫云極中也　莊云書言五極猶詩言五際屬際皆會也　朱云哲人惟刑卽上言折民惟刑古折哲通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　南菁書院

尙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文侯之命弟二十八　周書十九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義本作詡）

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謹案馬本書序作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特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儕於吳楚蓋深痛篡弒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衞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

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
志晉伯之始也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史記克訓能升訓登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史記作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孫云越于也猷道也率循也從順也肆故也懷安也
烏乎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云
造同遭愆同謬古屯純同莊云閔于小子嗣句
謹案殄資澤于下民者當幽王時東國已傷於財大東所爲
刺也侵戎猶言戎侵申人繒人以犬戎伐周殺幽王而立平
王犬戎侵掠無厭爲我國家屯難也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謹案言幽王在位十一年而宗周之故家耆老俊人之士誅
夷殆盡矣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烏乎有績予一人永綏在
位史記績訓繼孫云綏俗字說文作綏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
人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謹案昭紹通扞說文引作敦
傳曰顯祖謂唐叔乃辟平王自謂也戰功曰多扞我于艱謂

救周誅犬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爾說文引作尒盧三體石經作旅古通

禮緯含文嘉說九賜云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簡三體石經作東

鄭曰都國都也　馬氏驌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大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衛定王于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于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號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于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　謹案莊宗伯毛詩說以兩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也卒章云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檗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秦誓弟二十九　周書二十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我心之憂曰月逾邁若弗云來（疏曰員卽云也謹案云本皆作員作云者衞包所改）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

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說文心部慕毒

也周書曰來就慫慫莊云就字下脫予字下慫字下脫敎也二字經文未字爲來字之誤

莊云來就予敎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漢書韋賢傳注引此云作爲恂愆同僞言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謹案番說文作皤此古文旅卽膂之古文傳訓番番爲勇武旅爲眾非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釋文仡仡馬作訖訖無所省錄公羊宣六年何注合說文亦同馬非也之貌後案傳訓爲壯勇之夫與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公羊作譖譖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說文言部諞言便巧言也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便佞戈部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莊云戔戔古文戔戔今文釋文諞馬本作偏辭公羊作偏辭說文辭籀文作辝形聲相近誤作辭也史記三王世家策文云俾君子怠與

公羊合也皇況兄古通

馬曰戔戔辭語戔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

王石臞曰有之謂親之也左氏昭二十年杜注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釋文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佞反佞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後案說文無个字竹部箇竹枝也今又別作個个尤不成字大學竟作个彼釋文个古賀反尙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仍作介說文斷古文作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皡皡猗無他技又作剫猗大學作兮公羊作古文叀字周書皡皡或借佗訓負何者以當之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大學鄭注斷斷誠一之貌也

他技異端之技也　公羊何注他技奇巧異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大學容下有焉字公羊作其心休休能有容後案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

曰
如

鄭曰休休寬容貌　公羊合注美大貌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大學注彥一作盤是大學作實下同保上有能字亦職作尚亦論衡引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兩黎民屬下讀

大學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不啻口出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眾也　王伯申云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違作通

大學鄭注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

邦之杭陧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孫云杭俗字說文引作阬

孫云懷安也尚主也慶善也皆自責之言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與坤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曰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意深美閎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言始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迹以爲戒書二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于文侯之命秦誓志秦以狄道代

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申極變而正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檠校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書序弟三十

大史公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謹案馬鄭本合爲一篇東晉本各冠篇首今依鄭次序其與史記東晉本異者附考於下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　謹案在三統前故曰昔在卽曰若稽古例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段云遜當作孫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段云微篇作徵玉

鄭曰虞氏舜名又曰入麓伐木又曰舜典逸　謹案丙于大麓說在本篇趙岐孟子注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漢人多以百篇爲尚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及完廩二篇不稱堯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祇載見瞽叟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以猶與也言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古今文二典皆合一篇惟東晉梅本始分愼徵以下爲舜典非也大史公親見孔安國所得古文尚書而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又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于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爲注說故遂亾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等等必歆等之僞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釋文下土經句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書迄難以定之孫云汨傳訓治當从曰槀傳訓勞當从木飫饇省文釋文王注本經文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段云僞傳已行之後或識王本如此而誤羼入於經

馬曰釐賜也理也其法也　鄭曰汨作逸九共逸槀飫迄

段玉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祕府也迄者有序目而無書也故

漢人云逸十六篇迄於晉永嘉時也大傳引書曰予辯下土

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益馬鄭本作棄

鄭云大禹謨逸槀逸莊云言漢學者多從之不知百篇聖人所定槀爲周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謹案任土絕句段云下疑有作禹貢三字非也釋文貢或作贛

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記邦作國釋文汭本一作內

馬曰須止也　鄭云辟亂于洛汭又云五子之歌逸　謹案左氏春秋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韋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墨子非樂篇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

用勿式惠定宇云乃或子之譌莧或筦之譌將將上或有闕文食力翼式爲韻竹書紀年注武觀武觀也國在今頓邱縣段云左氏斟灌夏本紀作斟氏戈氏觀歌雙聲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謂往觀也觀卽洛汭韋注甚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費之爲肹作僞者泥于歌字造爲五歌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曰允臣名又曰允征逸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史記告作誥一無釐沃二字亳大傳作薄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又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 王曰契孫相土居商邱故因以爲國號 孫云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亳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邱顓頊墟在今河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者括地志曰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今偃師縣與濬縣相近史記無釐沃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告始來治此沃土耳僞傳既云告來居治沃土又云二篇恐未足據 後案鄭以契封商者在今陝西商州王肅以湯取商邱爲國號非也八遷無考湯從商邱遷亳則馬鄭王孔說並同也困學紀聞引大傳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

下　鄭云帝告亳衆沃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後案孟子述其事引書葛伯讎餉又引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當是此篇文今東晉古文入仲虺之誥矣殷本紀所載湯征

葢殘章斷句馬遷受諸安國而記之者　鄭云湯征亳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房孫云傳云二篇非釋文帝告

作女鳩女方史記無乃字方作房孫云傳云二篇非釋文帝告

薆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亳篇舊解是夏書馬鄭

之徒以

爲商書

孫云伊尹葢爲湯貢士而適夏也醜惡也　鄭云女鳩亳女

方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莊云史記夏社次

典寶後中闕之誥

前與鄭篇次異無疑至臣扈篇名東晉書夏社次湯誓後典寶前從史記而小變之案馬鄭王本書序本是一篇其編篇次弟鄭往往不得其說此湯既勝夏與武王既勝殷序例不符又臣扈爲大戊臣篇名次此亦當闕疑

鄭曰當湯伐桀時大旱致災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臣扈亳

鄭曰夏社亳疑至亳臣扈亳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後案陑字說文所無未詳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傳曰地在安邑之西　馬曰俗儒以

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

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

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史記

朡作毀誥作義仲作中

鄭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曰典寶遂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中虺作誥大坰史記作泰卷陶又作泰洞虺作鼃荀子作蠪

謹案左氏春秋引中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亾者侮之墨子非命篇引中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荀子引中蠪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亾　鄭云中虺之誥亾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史記黜作絀

殷本紀載其文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

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沛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　鄭云湯誥逸　後案此孔壁眞古文也　孫云此史記從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據以編入二十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謹案此篇亦晚周諸子所爲其東爲江四語卽四瀆注自古禹皐陶至有狀多襲甫刑文然以禹皐陶后稷爲三公不數伯夷則亦知呂命之僭妄矣不道毋正在國亦襲康誥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之語必非眞

古文湯誥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史記次明居前鄭同

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又曰咸有一德逸　謹案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書以爲咸有一德今亾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今案周或君之誤篆形相近錢大昕云注云今亾或今逸之譌　段云是篇本逸而亾今亾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亾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鄭云明居亾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又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亾　謹案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荀子引書曰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也漢律志引伊訓篇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疏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自三艘右零文斷句見于子史者如此律志本于劉歆託年月日以證其三統術耳鄭所引載孚在亳即朕載自亳征自三艘即遂伐三艘

用是見逸十六篇毫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僞託以
厭伏今文博士者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
三篇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又曰大甲三篇亾史記說帝大
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大甲訓三篇
褒帝大甲稱大宗　謹案表記引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
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大學引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鄭注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孟子引大甲曰天作孼猶
可違自作孼不可活又引作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

追案追活雙聲古人讀書以曰授大義爲主文辭小異不屑
屑拘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曰沃丁亦　謹案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
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必有誣其不善終者聖人序
書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成王葬于畢皆特筆也後
世開國之主必有祔葬元勳昉于此矣竹書猶有大甲殺伊
尹鄭注金縢猶有成王殺周公官屬之邪說誣聖亂經不已
甚哉　傳曰沃丁大甲子正義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
卒年百餘歲案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者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大戊乂史記作艾大戊篇目據史記增殷云史記誤衍作大戊三字下序脫作伊陟三字

馬曰大戊大甲子　傳曰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弟之子

後案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馬據世表傳據本紀故異也　鄭曰兩手搤之曰共巫咸巫官　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艾治也史記說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江氏云下文大戊贊于伊陟大戊下當有二書作重文俗儒疏忽去之遂闕大戊篇目矣　鄭云咸乂四篇

亾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莊云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卽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猶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勿臣伊陟

讓作原命是也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江云原再也伊陟原命爲一篇　段云史記誤脫作伊陟三字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書闕不具

莊云史記仲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卽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亾逸者甚多不應獨舉仲丁一篇也　孫作脫

云車攻箋云放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沛水注云沛水又東經放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放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　鄭曰仲丁亾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殷本紀河亶甲中丁之弟正義引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

黃縣東南三十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漢地理志相縣屬沛郡　鄭云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史記圮作遷耿作邢索隱邢音耿本亦作耿）

馬曰圮毀也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改政而不徙又

曰祖乙卬　孫云地理志宏農郡皮氏有耿鄉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也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

里段云說文邢鄭地有邢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治亳正義引束晉云壁中書作始宅左氏春秋周官大祝注引此作盤庚之誥）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又曰民居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孫曰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集解云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注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孔安國故書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釋文說本又作兌說文夬營求也从夬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夬求得之傅巖巖史記作險孫云得當作旁）

史記說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　馬曰高宗始命爲傅氏

孫云括地志傅巖卽傅說版築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胥靡漢書

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　鄭曰說命三篇亾荀子非相篇曰傅說之狀形如植鰭楊倞注植立也如魚之立說形本異故可以形求也

大傳引兌命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棄也

禮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學半又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純或爲煩　莊云高宗梁闇二句或高宗之訓篇首文爵無及者及謂世及春秋譏世卿之義也惡古通亞亞德言當以德大小詔爵次序也民立而正事句純當爲藋形相近而誤謂茅藋而祭祀士大夫之祭從略也王侯以之是爲不敬矣又云武丁父小乙以上四世皆兄弟相及或修四親廟禮或廢而不修故至武丁而五世之廟無恆祀高宗肜日曰典祀無豐于昵兌命曰禴無及亞德其義一也爵謂天子諸侯惡次也德升也王者繼先君之統

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昭穆皆以次升民亾國及無主後者
也立位同無廟故爲位無廟則無常祀此所以正虞與民祭
祀之事也比而同之不敬莫大焉祭祀無恆而卜筮之用所
謂龜筮不能知者也故曰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
宗之訓漢五行志飛作蜚升作登史記祭成湯下有明日二字雊作呴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
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又曰高宗之訓亾　禮坊記引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讒注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黎大傳作
饑又作阢又作者　者史記作
戡說文作戕字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
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
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又曰
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鄭曰紂帝乙之
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
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段云據正義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
一篇在後受字始見大誓此馬鄭注當在大誓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曰錯廢也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
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莊云渡當

作
度

史記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　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　辨詳莊氏書序說義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三百孟子作三千受說文作紂
牧說文作坶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　莊云大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誓則申嚴軍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　莊云狩本皆作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也作又言武王狩禽之事其篇首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術以爲武成未知鄭氏所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者即此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狩也　譯文獸本或作獸莊云獸或禪之訛歸單即時遒詩是也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班本又作般史記邦作封莊云鄭本此序在洪範後今從史記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又曰分器亾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莊云東晉古文在分器前蓋本之劉歆三統術以爲即在伐紂之歲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大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今古文皆無異倡自劉歆一人臆說以爲十三年伐紂而班固王肅皆從之是不可不辨者又云已當作祀易已事遒往本亦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釋文獒馬作豪

馬曰豪酋豪也　鄭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又云旅獒遜　後案武王時召公未爲大保史以其所終之官追言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間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又云旅巢命凡

後案魯語桀奔南巢韋注南巢揚州地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正義引世本曰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　孫云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馬本有疾下多不豫二字段云大傳大誥在金縢前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段云正義黜殷下有命字

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偏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初自崩始也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己解矣黜貶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

凸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禾本紀作嘉穀畝魯世家作毋歸世家作饋
周本紀說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鄭云二苗同爲一穗又
云歸禾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魯世家作嘉周本紀作魯案魯旅古通
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又云嘉禾氾王葬傳羣臣奏
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罔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竦政
勤和天下　後案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
流傳者故得引之　謹案逸嘉禾篇必劉歆僞造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封正義作
邦梓釋文音
子本亦作杼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爲
號謚初封于衞至子孫而幷邶鄘也　馬曰康國名在畿內
段云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
空焉今氾夫謂酒誥無序非謂酒誥闕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
自後往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誥史記作告晉世
家無逸在多士前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馬曰左右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踐周本紀作殘奄大傳作撗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爲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又曰成王征　謹案鄭注禹貢引嗣征曰篚厥元黃卽成王征非夏

書允征也下曰紹我周王爾雅郭注誤作釗周王謂武王紹嗣也孟子載其文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蒲史記作薄馬同江云據大傳薄姑爲奄君名于乃衍字

馬曰薄齊地名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佐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又曰將薄姑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遷歸在豐作周官　堯典疏孔以周官在立政後弟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弟八十六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今文周官亦或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云是在立政前也

鄭曰周官亾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釋文肅馬本作息後

案鄭同史記同俾史記作賜馬作辨愼漢書顏注作咨

馬曰息愼北夷也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鄭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又云賄肅愼之命亾 江云王

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

段云王俾榮伯四字句絕文當有賄息愼三字史官語未完謂使榮伯賜予肅愼史官乃作賄肅愼之命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鄭曰亳姑亾 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坊記注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又曰君陳亾 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周本紀作

康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周本紀畢下有公字莊云淺人所加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亾

孫曰漢律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謹案

鄭所見逸篇不可考要非此篇也三統術劉歆所造不可信

聞之師說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畢命非命畢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牙或作雅

鄭曰君牙亾　緇衣引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冏說文作冂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同後案作冏者衞包改也釋文字亦作冂俗刻誤也

鄭曰冏命逸　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冂申誡大僕之政作冂命復甯葢孔安國故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堯典疏孔以蔡仲之命次君陳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于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鄭曰蔡仲之命亾　謹案鄭本次此當是壁中本此周書變

書之第一篇也說詳集解費誓篇左氏春秋載命書曰王曰

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恐亦祝鮀所造以壓蔡者說詳左

氏春秋疏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釋文開馬本所闕後案費周禮禮記鄭注皆作柴大傳作鮮史記作胙說文作粢

後案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間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壁中書之錯亂魏晉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末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平王馬無平字錫作賜孫云史公劉向誤以文侯爲文公是今文古文俱無平字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本紀穆作繆崤作殽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校勘記

第一卷

月行三十度十九分度之七八頁十七行　原本三十作十三

左氏伯虎仲羆叔豹季貍二十八頁六行　原本羆作熊

第三卷上

當是治九河二頁十三行　原本治作疏

能吐萬物白土五頁二十二行　原本作能吐生萬物曰土

馬曰同六頁一行注　原本無曰字

葢別有碣石於此名同七頁十三行　原本於作與

濟河當從說文漢志作沛八頁一行注　原本無河字

瀑水所經故地理志譌爲溼十頁十八行注　原本故字下有

名字譌作訛

浮海入海之間十一頁九行　原本作入海曲之間

亦皆侵地也十一頁十九行　原本作亦皆侵青地也

出此五物皆供之十三頁二行　原本供作貢

其源實出泗縣十六頁十二行　原本縣作水

珠之有聲脫蚌字十六頁十四行　原本蛛之有聲下有當作蚌之有聲六字無脫蚌字三字

又案水經叙泗水原委甚詳十七頁六行　原本泗水下有菏水二字

故書曰達於菏澤十七頁八行　原本達於菏下有郎字

達於菏達於沛矣十七頁十五行　原本無澤字

禹貢爲此書法十七頁十六行　原本作禹貢必無此書法

馬本作慣二十頁三行注　原本慣作璝

是尋九江遺迹二十三頁十行　原本尋字下有陽字

歷南監利縣南二十四頁十行　原本歷字下無南字

商州盧氏永甯伊宜陽二十八頁十二行　原本無伊字

本紀作滎播既都書正義馬鄭王皆作滎播二十八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兩滎字作滎

西漢所出入廣漢白水三十一頁十九行　原本入字上有南字

即雅州府之雅安三十四頁八行　原本即作及

道果使近便三十七頁八行　原本道果便近無使字

遼闊不可絶紀矣三十八頁三行　原本無絶字

一曰洛水四十頁十行　原本作一曰入洛

故千里而東千里而西四十三頁四行　原本西作南

西甯縣西南甯塞外四十三頁九行　原本西南下無甯字

渭汭在河岸西岸四十三頁十六行　原本作在河之西岸

大山名曰昆侖四十四頁五行　原本大山上有有字

合流至鹽津四十四頁十九行　原本津作澤

第三卷下

先後之言一頁十三行　原本作先後言之

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三頁四行　原本曲陽下有縣字

山在縣西十里五頁五行　原本西作北

又西南入海也八頁十三行　原本也作耳

黑水其山南脅八頁十九行　原本作山其南脅

四十里至河首積石山十頁九行　原本里作日

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二十八頁二行下漏刻一行

原本有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

故城又在二十三字

鳥名爲鶵似鶏而黄色二十八頁十五行　原本作黄黑色

禹貢鳥鼠同穴在西南二十八頁十七行　原本同穴下有山字

不主男任也三十三頁十六行　原本作不主一男任也

受王制者刑法而已三十四頁五行　原本無制字

而別至於五千里三十四頁二十一行　原本作面別

第五卷

辭似重三頁九行　原本作辭似複重

第六卷

張衡東京賦亦曰云一頁二十一行　原本無曰字

後案易晉卦矢得勿恒二頁五行注　原本作勿恤

若顚木之由櫱三頁五行　原本若顚木之有由櫱

燿讀予若觀火之觀五頁二行　原本讀下有若字

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也乎六頁二行　原本無也字

誕告用誕七頁二十一行　原本誕告用亶

馬右旱反七頁二十二行　原本作在旱反

鄉遂物　八頁五行　原本作鄉遂載物

言卑應言十二頁一行注　原本作言卑應之

屬言卑應言讀十二頁二行注　原本下言字作之

則其以爵等登用之十三頁九行　原本無其字

第八卷

皆後人改之一頁六行注　原本無此五字

第十一卷

漢歷志作墜一頁五行注　原本漢歷志上有野字

第十二卷

辟史記石經王嘉傳作厲十頁十一行注　原本辟史記石經王嘉傳作辟或王嘉傳作厲

第十三卷

我之不辟馬鄭音辟四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辟作避

第十四卷

卽成王卽位三頁三行　原本無上卽字

今文當衍一字四頁二行注　原本今作古

故言今若手無策五頁五行　原本作今若束手無策

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徂東征者五頁十行　原本徂作阻

第十五卷

周公三王之道三頁六行　原本周公下有以字

此以明之未戾七頁十行　原本明作民

第十六卷

此後世孔子一頁九行　原本無後世二字

小篆隸隸變从言五頁四行注　原本少一隸字

莊云乃司民讀殷民也五頁十六行　原本讀作謂

想是伏生別得逸文所無六頁一行　原本所無上有乃古文三字

第二十卷

告爾有方多士五頁一行　原本作有多方士

彼卽有國五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有作故

第二十一卷

自時厥後立王三頁十九行　原本無立王二字

第二十二卷

與命相則反三頁十三行　原本作則相反

言我不智惠六頁七行　原本惠作慧

第二十六卷

魯世定四頁十四行　原本無者字

第二十七卷

皐陶之功者也四頁十七行　原本兩作斤

爲四百一十六兩八頁十四行　原本六十作十六

銅四百六十斤十兩有奇八頁十五行　原本亦無不行矣

亦無行矣九頁二十行　原本作公羊何注

第二十九卷

公羊合注二頁十三行　原本所闕作作闢

第三十卷

遷歸在豐十六頁八行　原本作還歸在豐

釋文閒馬本所闕十八頁十四行　原本所闕作作闢

書序述聞

侯甸男邦采衛咸若在三十五頁一行　原本無若字

明著之周公三十五頁十七行　原本作明著之曰周公

亦可見周公未當履天子之籍三十七頁五行　原本當作嘗

稱在以接諸侯四十九頁一行　原本在作王

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四十九頁六行　原本文作又

曰其克詰爾我兵以陟禹之迹五十一頁一行　原本我作戎

甫刑可以觀誠五十三頁五行　原本誠作誠

尚書今古文集解校勘記終

孫葆楨
翰藻敬校正

卦本圖攷

績溪胡秉虔春喬著

爻主動動則變乾動則變坤坤動則變乾也其有一爻變者如左傳所載觀之否師之臨類觀四爻動則變否師初爻動則變臨也至于一卦之內兩爻互易如象傳所言剛柔上下者先儒亦謂之卦變以繫辭傳有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故耳朱子云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來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有此卦也又云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說精

矣但謂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於卦變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牽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啟後人憑肊說經之漸今詳攷諸儒之說案之於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攷云

䷀乾　九家易曰乾純陽眾卦所生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案李鼎祚集解引作九家易朱子本義引作荀九家

䷁坤　九家易曰坤純陰配乾生物

䷖剝　此本乾坤卦　虞氏陰消乾　盧氏見唐著作郎李鼎祚集解引不著其名或云北魏國子博士盧景裕魏書云字仲儒范陽涿人注周易除國子博士虞氏名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爲郡功曹後仕吳

凡一陽五陰之卦自剝復來

䷗復　此本坤卦坤體而乾來復故曰復虞氏曰陽息坤

䷆師　蜀才曰此本剝卦上九降二六二升上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　蜀才非姓名也經典釋文敘錄引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又晁公武讀書志云蜀才世多不知顏之推曰卽范長生也李雄稱長生爲范賢見華陽國志

爲險坤爲順　或曰此本復卦震爲行坎爲險而順

䷎謙　侯氏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居乾位地道卑而上

也侯氏果字里不詳見李氏朱解引疑唐人

䷏豫　此本復卦虞氏曰復初之四謂初九往居四六四來居初也

䷇比　此本復卦初九往居五六五來居初初爻云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子夏傳曰非應稱它坎爲孚有孚謂五也五應二非應初而五與初互易本係一體故比之无咎終來有它吉也漢儒多以爲比從師來案師比反覆不說恐非近儒有謂需自訟來訟自需來者正同此誤

䷪夬　此本坤卦象傳剛決柔也虞氏曰息卦也乾決坤衰之卦比可云從師來則師亦可云從比來矣

䷟姤　此本乾卦象傳柔遇剛也虞氏曰消卦也陰傷陽凡一陰五陽之卦自夬姤來

䷌同人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侯氏曰九二升上上爲郊野同人于野而得通由乾行上行耳故曰乾行

䷉履　此本夬卦九三往居上上六來居三五爻云夬履貞厲明以此卦爲自夬來矣虞氏曰變訟初爲兌蓋謂履自訟來初六變陽也說恐非

䷭小畜　此本姤卦初六往居四六四來居初姤與復旁通故初二皆言復復震長男爲夫姤巽長女爲

妻姤初往居四巽反在外三至五成離離爲目
故九三夫妻反目也虞氏曰需上變爲巽葢謂
小畜自需來上六變陽也說恐非

䷠大有 此本姤卦初六往居五九五來居初柔得尊位
大中而上下應之初曰无交害五曰厥孚交如
明二爻互易也

䷫遯 侯氏曰此本乾卦陰長剛殞君子逃避曰遯

䷖大壯 侯氏曰此卦本坤陰柔消弱剛大壯長故曰大壯

䷀中孚 陽息坤陰消乾合而爲中孚李氏曰乾體而坤來
交虞氏謂訟四之初恐皆非荀氏曰兩巽對合外
實中虛鄭氏曰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

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 李氏名挺之字之才宋
氏名衷字慈明潁川人漢末官司空鄭氏名元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漢末以大司農徵不至

凡四陽二陰之卦自遯大壯及中孚來

䷓訟 蜀才曰此本遯卦六二進居三九三降居二剛
來而得中也

䷟巽 此本遯卦六二往居四九四來居二虞氏曰遯
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

䷱鼎 此本遯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故曰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虞氏謂大壯上之初與
彖傳不合

䷛大過 此本遯卦六二往居上上九來居二虞氏謂大

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說恐非

䷫ 无妄 蜀才曰此本遯卦剛自上降爲主於初虞氏亦曰遯上之初二家皆以此卦爲有來無往與他卦兩爻剛柔上下者不同若解作初三互易則三非外卦傳何云剛自外來乎

䷤ 家人 此本中孚卦九二往居三六三來居二成離得正故彖曰利女貞傳曰女正位乎內虞氏曰遯初之四說恐非

䷝ 離 此本遯卦初六往居五九五來居初虞氏曰坤二五之乾於爻遯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

䷦ 革 此本大壯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故曰革而當謂剛柔相易而各當位也虞氏曰遯上之初說恐非

䷂ 需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虞氏曰大壯四之五孚謂五離日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

䷹ 兌 此本中孚卦六四往居上上九來居四剛中而柔外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上已之正故曰說以利貞二五爻皆言孚益足明卦自中孚來矣虞氏曰大壯五之三說恐非

䷡ 大畜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剛自初升爲主於外剛陽

居上尊尚賢虞氏亦曰大壯初之上二家皆以

此卦爲有往無來與无妥同例惟无妥上來之

初大畜初往居上爲異耳或曰卽作四上互易

解亦通

䷢睽　此本中孚卦六四往居五九五來居四故曰柔

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剛謂二虞氏曰大

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妥二之五也說恐非案

繫蓋取謂繫辭傳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臨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剝虞氏曰陽息至二

鄭氏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

䷓觀　蜀才曰此本乾卦柔小浸長剛六在上其德可觀

故曰大觀在上

䷽小過　陰消乾陽息坤合而爲小過也李氏曰坤體而乾

來交虞氏謂從晉來恐皆非或者謂中孚二陰

四陽當自遯大壯來小過二陽四陰當自臨觀

來然攷之卦之例皆係兩爻上下所謂剛柔相

易也其一爻獨動如无妥大畜損益者閒亦有

之從未有四爻易者

凡四陰二陽之卦自臨觀及小過來

䷣明夷　蜀才曰此本臨卦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

中也

䷲震　此本臨卦虞氏曰臨二之四謂九二往居四六

四來居二也

䷂屯　此本臨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剛柔始交而難生也二居五成坎坎爲難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漢儒多以此爲屯自坎來說恐非案難卽險也皆不言坎爲難豈因虞氏讀難爲難易之難乎然至象傳曰六二之難恐難解矣

䷚頤　此本臨卦九二往居上上六來居二乃侯氏曰此本觀卦非也虞氏曰晉四之初又曰或以臨二之上案或說是

䷭升　此本小過卦六二往居四九四來居二乃虞氏謂臨初之三案彖傳曰柔以時升如虞說則是剛升矣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陸氏曰升之六四柔以時升太王之德陸氏名希聲書八

䷧解　此本小過卦六二往居三九三來居二三與五成坎坎體坤乾二五二往居三得坤象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或曰三至上體師本豫卦虞注師衆也三失位而无應故无所往其來反二得正位爲下卦中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申言利西南之意三五同功故曰往有功也虞氏以爲臨四之初說恐非

䷬坎　此本臨卦初九往居五六五來居初故曰行有尙往有功也謂初往居五而得中也虞氏曰乾二五之坤於爻觀上之二說恐非

䷓蒙　此本觀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漢儒多以爲蒙自艮來說恐非

䷢晉　蜀才曰此本觀卦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荀氏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虞氏亦曰觀四之五

䷞艮　此本觀卦虞氏曰觀五之三謂六三往居五九五來居三也

䷬萃　此本觀卦六四往居上上九來居四上自四來而乘二剛故象傳曰未安上也荀氏謂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說恐非

䷦蹇　此本小過卦九四往居五六五來居四故曰利西南往得中也虞氏曰觀上反三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仲翔解彖傳精矣但以爲觀上反三恐與往字不合

䷊泰　蜀才曰此本坤卦虞氏曰陽息坤反否也

䷋否　蜀才曰此本乾卦虞氏曰陰消乾反泰也

凡三陽三陰之卦自泰否來

䷵歸妹　此本泰卦虞氏曰泰三之四又曰乾三之坤四謂九三往居四六四來居三彖傳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指三

䷻節　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上升坤五分坤六
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虞氏曰泰
三之五天地交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
䷨損　蜀才曰此本泰卦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
三上升坤六損上益下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
䷊泰　道上行案荀氏解彖傳損而有孚云謂損乾之
三居上孚二陰也與蜀才合惟虞氏云泰初之
上損下益上又解三爻三人行則損一人云泰
乾三爻爲三人損初之上則損一人說與蜀荀
皆異蓋謂泰之初往而爲上曰損有往無來否之上
來而爲初曰益有來無往與无妄大畜同例非如他

卦兩爻互易也惠徵士云損自泰來初之上益
自否來上之初本義於損卦言下卦上畫之陽
於益卦言上卦初畫之陽皆誤益主虞義惠徵
士名
棟字定宇江
蘇元和人
䷡豐　此本泰卦九二往居四六四來居二虞氏謂豐
從噬嗑來說恐非
䷾既濟　侯氏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
正當位也虞氏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
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
䷿未濟　荀氏曰此本泰卦陰從上來居乾之中爻飾剛
道交與中和故亨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

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虞氏曰泰坤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陰陽交故亨案荀虞解柔來剛上是已而於文字未有所解或曰物相雜故曰文然他卦之剛柔相雜者亦多矣夫子何以皆不言文而獨賁言之蓋柔來文二而下卦成離剛上居上而互卦又成離離者文明之象故曰文剛文柔耳推之而卦之名賁亦以此

䷟恒　蜀才曰此本泰卦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虞氏曰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也

䷯井　荀氏曰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爲井陰來在下亦爲井故曰往來井井虞氏亦曰泰初之五案此卦初九往居五六五來居初象傳巽乎水而上水指五

䷗蠱　九家易曰此卦本泰虞氏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乾坤交故元亨

䷴漸　此本否卦虞氏曰否三之四謂六三往居四九四來居三也象傳進得位往有功也指四

䷷旅　姚氏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三陰升五與陽通曰小亨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

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惟虞氏
以爲兼自賁來初之四與噬嗑之豐同義說恐
非姚氏名信卽荀氏等九家之一也經典釋文
敘錄云字德祐七錄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
卿

䷞咸　蜀才曰此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
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虞氏曰坤三之上
成女乾上之三成男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
取女吉

䷾渙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
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
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虞氏曰否四之二成
坎震天地交故亨

䷮未濟　此本否卦六三往居五九五來居二虞氏曰否
二之五柔得中天地交亨

䷮困　荀氏曰此本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說虞氏曰
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案李氏集解兩引九家
易此本否卦荀氏卽九家之首也象傳剛揜也
指二

䷩益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下處坤初坤之初
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虞氏曰否上之初
也損上益下案二家皆謂從否來而虞意上降
爲初有來無往與蜀才異餘已見損下

䷒臨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虞氏曰否乾五之坤初坤初之乾五剛柔交故亨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

䷐隨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往升上則內動而外說虞氏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又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三終

湘潭王啓原善化劉鈺校